

宋伯集卷之三十四



日講通鑑直解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
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
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
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
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
醪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
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
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
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
為淫樂不聽政

按呂后殺如意而虐戚姬慘毒可恨然
亦由高帝不能善處當其楚舞流涕之
時高帝固知戚姬有此禍矣始於偏私

之愛遂有廢立之謀一有廢立之心便無兩全之理以偏成嫌以愛成禍孰若長幼各得其序嫡妾各安其分之為得哉惠帝見太后之虐自當苦諫諫不聽則亦徐為調停處分見不及此乃日淫樂不聽政曰終不能治天下是以父之天下與母為讎也亦不得稱孝矣

二年相國鄼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

宋伯集

卷三

二

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

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日薨謚曰文終

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

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

市所以并容也令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按惠帝與蕭何問對之言其命相可謂

審而薦賢可謂公矣曹參勿擾市獄之

論其待姦人似過於寬然實有深意蓋

姦人不可縱亦不可擾若操之太急處
之過嚴則人將有所不堪而以不肖之
心應之矣相一國且然而況治天下者
哉

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
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何約束擇吏恭謙重厚長者召為丞
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
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宗伯集

卷三

三

按蕭何曹參有隙而何所推薦惟參參
既相一遵何約束不懷舊怨不存成心
惟求便安國家此真古人純忠不可及
處至其用木訥之吏罷深刻之言亦足
以崇渾厚而杜浮競宋李沆云勿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意亦如此

生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驛頌民乃築複道武庫
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

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按禮稱祭不可數原廟之設非也况原廟之設本為掩飾複道之非叔孫通導其君文過遂非其罪大矣人君既有過舉不妨與天下明見之而明改之自可復於無過日月之食何損於明而乃曰人君無過舉豈不謬哉

宗伯集

卷五

四

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王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弘及淮陽王武濟川王太賢太后所名惠帝之子

按吕后以一婦人臨朝稱制育他人之
子於宮中亂宗支而滅血嗣生殺廢立
易如反掌漢庭於是乎無人矣母后治
一國自秦太后始母后臨天下自吕太
后始若使高帝嚴立官闈干政之禁只
以平勃輔佐惠帝何至有此吕后之罪
誠不容誅而高祖貽謀亦有所未盡也
秋七月太后吕氏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安為
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宗伯集

卷三十五

五

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倉犬來攬掖
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遂病掖傷病甚乃
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誠曰我
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
人所制至是崩

按吕后以母后之尊稱制臨朝其視殺
趙王如意輩如孤雛腐鼠然倉犬之見
竟至不起其事畧與齊襄見豕人立相
同雖云近恠然亦足以明天道之好還

矣產祿握兵為謀叵測蓋產祿無兵則不能自全平勃無兵則不能定亂國家兵柄所係大矣哉

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元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按呂氏之禍始於王諸呂時平勃身為將相阿意曲從以至釀成禍亂乃束手無策徒令酈寄給之設使祿不可給軍不得入則劉氏危矣安在全社稷定劉氏乎故大臣當以王陵為法不可順從於臨事之時而僥倖於有事之日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急而壹之則為大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
大亂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
多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
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
禁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

按錢法之設原以便民但官鑄則利權
在上私鑄則弊端在下夫示人以為奸
之竇而徒嚴懲奸之法則法雖重無益
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又非但錢法一事

而已

賈山亦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
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
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
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
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
亡命者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按賈山之言不見聽從吳鄧之錢流布
海內自古未有貴幸壞法而忠臣正士

得申其讖者也後來吳王竟以反誅鄧
通亦以餓死蓋強宗必至覆國驕臣必
至破家亦理勢之自然耳以文帝之賢
不免有此況後世乎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
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
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
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為

宗伯集

卷三十四

八

徹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
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
以輜車縣次傳之王憤恚不食死雍令發
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速考諸縣傳送不發
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
置守冢三十戶

按淮南謀反見廢而死自是法紀當然
而在文帝兄弟之情則有不能安者當
其曲意以從亦不過厚之耳厚而至於

驕驕而至於橫橫而至於逆逆而至於
誅雖淮南之自取而帝之所以處之者
亦未盡善也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願復故約帝報書至是冒
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
為單于闕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至
降單于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
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宗伯集

卷三十四

九

夫漢遣宗女下嫁本欲以結匈奴之和
而中行說降虜反以遺中國之害蓋自
古夷狄不足以害中國惟以中國之人
出而輸情教虜匈奴犯邊然後能為中
國患耳

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
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
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

弗取其除之

夫天降災異原欲譴告人主故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秦乃設為秘祝移過臣下欺神媚上孰大於此文帝下詔除之惟知引咎修德所以能克當天心永延漢祚也觀秦以秘祝亡漢以除秘祝興人主禍福蓋必有所召之矣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天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

按賈生手足倒懸之喻可謂痛切而文帝始終含忍不肯征討蓋不欲以中國無罪之民爭勝於夷狄耳然匈奴不以為恩反以為侮雖有金絮采繒之贈而寇掠之患無歲無之蓋夷狄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惟恩與威兩當其機和與戰

兩握其權然後為制禦之長策耳

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雨入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撥自古耗天下之時者莫甚於奢侈奢

宗伯集

卷五十四

七

侈之極必至僭越奢侈之弊必至困蝕以文帝之恭儉而猶有侈靡之俗如賈生所言者况後世乎君人者惟示之以禮先之以儉而佐之以法禁然後風俗可得而移易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簞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臯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上

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下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人臣皆
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可以託不御之
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按賈誼敬大臣之說論事明確深切時
弊蓋自秦尊君抑臣之說興而世遂不

復見古上下交泰之事不知大臣共圖
國政稱為股肱人君輕大臣則是自輕
其國事自褻其股肱也孔子曰敬大臣
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齊禮重聖人之
言萬世所當法也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
飲酒欲令自引分罪不肯使羣臣喪服社
哭之乃自殺

按文帝此舉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早為人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耳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故人君待外戚教訓而裁抑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

宗伯集

卷五

三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反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

按文帝除肉刑之詔詞意惻怛可謂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矣然定咎罪至三百五百而用刑之吏不審立法之意犯者多至傷生至景帝減咎數定咎今而後文帝之法盡善而無遺憾總之皆以行其不忍之心而已

一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鞞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

宗伯集

卷三十四

高

私謁遂以為丞相

按文帝不相立廣國後人亦有譏其不當避嫌者其實文帝未為失也廣國雖賢而申屠嘉之廉直亦豈出廣國下乎均之為賢寧取無嫌者用之耳且保全外戚不使干預政事自是政體合當如此以此為訓而後猶有霍氏王氏之變乃知文帝之慮深遠矣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

上傍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徽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弟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符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宗伯集

卷三

五

按文帝寵鄧通原非美事然以寵幸之臣聽宰相切責困辱大臣得行其法幸臣不得行其私故鄧通雖幸竟不能害一人壞一政者以有守正之大臣而帝能容之耳申屠嘉折辱鄧通而文帝容之則治世事也孔光諂敬董賢而哀帝嘉之則亂世事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

宗伯集

卷三

六

按匈奴犯邊尚遠塞而文帝遣兵命將已屯近郊蓋以伐胡虜狡獪深入之謀亦以振京軍偷惰不習之患惟平時有兵有將故可臨時即遣若後世兵政不修軍禮不講臨時無將乃始咨求臨時無兵乃始召募欲其杜邊患壯國威難矣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
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
為中尉

宗伯集

卷五

七

按亞夫軍令嚴肅文帝皆一一聽之至
為按轡徐行改容式車將兵將將可謂
兩得後來承平之世武備廢弛將官一
味趨承求人喜悅即有一二有能之將
亦為文官窘辱文法束縛絲毫不得展
布何以整齊士卒何以振揚威武穰苴
修軍禮而齊強周亞夫肅軍令而虜退
所以兵法說將能而君不狎者勝馭將
者尚三復於此云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

仲舒為江都相治中韓延壽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人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按董子對策首舉天人之際深為明
蓋天之愛人遠不過如人主之自愛

宗伯集

卷五

文

主自愛其國家豈有忍使傷敗者哉
自恃承平見謂無事即有興亡治亂
戒以為未必然即有災變恠異之奇
又以為偶然故馴至於亂而不自覺
自非太上之道之世者天豈縱扶持而全
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
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董子以學問行道歸之勉強此二者
非高遠難行之事何待勉強只是宴安

既久積習為常則反視學問為迂闊視
道德為拘檢必須黽勉奮起一番然後
可以勝偷安逸欲之習若學問漸久道
德漸進將有不能自己者亦無俟勉強
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宗伯集

卷三

元

此仲舒第一策勸武帝更改秦法圖新
治理之意然繼亂世者則當新化理繼
治世者則當求舊章當治之方極亂之
將形則當釐弊蠹懲玩愒以求復祖宗
之舊蓋時弊必不可不更祖制必不可
不守惟在人君化而裁之耳

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
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厚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勲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按仲舒論為政先於教化求賢先於養士可謂探本之論蓋古人所養即所用所用即所學故得實才實學之士而用之後世教法不立徒事空文及其居官治民又與乎昔所學全不相蒙此入才所以不逮古人也欲興學育材者當三復於董子之言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庶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按仲舒之言即後世資格之法賢愚同滯真偽不分蓋弊政也然不循資格則銓敘者易為偏私登進者益滋奔競亦勢所必有者惟循資以用中人之才破格以待非常之士而在上者以大公至

平之心主之則百官各得其職而羣才各效其用矣其所謂歲貢二人即後世薦舉之法貢賢者有賞貢不肖者有罰即後世連坐之法蓋賞罰其舉之之人則薦舉不敢不公不敢不慎薦舉公且慎則是非明舉錯當而賢才出也

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

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按仲舒積善積惡之喻是千古至論凡人情皆明知不善之為非但以善小而無益惡小而無傷耳及其事復一事日復一日積蓄既久將有極重而不可返者故志在善則積善積善久則不善無由入矣志在不善則積惡積惡久則善亦無由入矣考其終惟視所積揆其始惟在所志故聖學惟在於定志也

道者萬世不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虞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

按董子補偏救弊之言非但繼亂而道異者為然即繼治而道同者亦有然者

蓋祖宗法度流傳既久或有廢弛或有
錯誤或有便於先而不便於後者一切
循之一切更之皆非也善為治者惟在
振飭釐正以求祖宗之舊而勿使靈生
其間則可為萬世而無弊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宗伯集

卷五

三

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
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
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
請皆罷奏可

漢家承秦之後士習申韓蘇張之說者
皆在所舉故仲舒請禁絕之使聖道不
雜於功利六經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
為醇儒也至今百家滅息而孔子之六

藝如日中天則伸舒之功在萬世矣蓋
人情好異高才之士喜於困難以見奇
故往往舍正道而趨於異人見高才者
且為之故靡然從風耳若非人主嚴立
禁約別白黑而定一尊何以一道德同
風俗乎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
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

家伯集

卷之三

十四

策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
人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及目事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圓融委曲之士既易受知於人主亦易
見容於衆人守正養高之士既難結人
主之知亦易取同列之忌弘始與鞅固
並徵而固罷歸後與汲黯同列而黯外
補曲學易售直道難合蓋自古嘆之矣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
折廷爭於是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
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
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
青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
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
遇之

按弘與黯言事弘常見親而黯多忤喜
諛惡直自是常情但人臣趨向只看人

宋伯集

卷五

五

主喜好何如耳諛者見親直臣自退人
臣何苦不隨順意向以取富貴雖有當
言者亦只緘默有不當為者亦只順隨
此乃人臣不忠之利非國之福也故明
主必虛懷納諫獎進忠直懷情不盡語
言不一者皆有重罰所以勸朴忠而杜
欺罔也

宗伯集卷之三十五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
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
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
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
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
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宗伯集

卷三十五

按漢世舉孝廉之法最得移風易俗之
本蓋孝是立身第一義武帝特下詔旨
而又嚴不舉之罪則舉薦自然公正實
行自然上聞故漢之風俗最為近古後
世取士不論孝行但取文義居官不首
廉潔但取才華去古人之意遠矣

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

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
十有餘年及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熨畧葳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
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按自古人主好大喜功皆是臣子導之
嚴安所言當其情矣蓋中國強富則人
主利在無事而人臣利在有功及夷狄
侵侮則人主欲其建功而人臣欲其免
罪故強則生事弱則避事邊境不安其
原在此人主知其情而善駕馭之則不
至失策而敗事矣

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
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之國
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
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
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按徐樂土崩瓦解之喻真是千古名言
所謂土崩者民心失也土至微細彼此
相附則高相離則崩民至衆多上下相
維則附相離則變未變則視之無形一
變則救之無及無事則小事亦無有事
則事未不小故王天下者以得民心為
本而欲得民心惟有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而已

間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
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
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
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
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
郎中

按徐樂謂歲不登及有邊警而憂民之
易動其言甚闢係治亂安危之機蓋民
窮困則易怨有邊事則易擾以擾乘怨
致亂之道也三人奏書即時召見故能
鼓舞豪傑通達羣情如此用人誰不自
效即此便是為政安民張本此人君所

當法也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
地立朔方郡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
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王父偃言河
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
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
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
繕塞因河為固甾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按武帝此舉說者以為好大喜功虛耗
海內然不一勞者不永逸因城以守寓
兵於農可以絕匈奴窺伺之心可以養
中國全盛之力蓋出塞之師或可以已
而朔方之城實為便計事有且勞且費
而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三年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許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

宗伯集

卷五

五

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為
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
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

夫廷尉天下之平也天討有罪即天子
尚不得私況窺人主之喜怒為刑罰之
輕重其有能得其平者乎凡人主有所
重奸人即乘之以關其說其說既售人
主信之不疑然後假上之愛憎以自行

其恩怨人主但知彼之順已而不知己
之喜怒反為彼用人各有見豈有事
相合之理人主但看己意所出即應之
如響者必奸臣也

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
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
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
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
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
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
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
視矣

宗伯集

卷五

六

按汲黯持大體張湯好小苛黯之正直
足以自離於人主而湯又以辯口濟其
巧心辯口可以折異議巧心可以順上
旨故黯終不能勝湯耳漢臣王嘉有言
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湯
之謂矣人君御臣邪正之辨可不謹哉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外寬內深
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
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
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
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按公孫弘開閣待士猶有集思廣益之
意若其外寬內深欲以事陷汲黯而誅

宗伯集

卷三十五

七

之則險刻甚矣賢如汲黯公孫弘假之
以治內史而欲陷之武帝借之以治淮
陽而實遠之明知其賢而明重之陽引
以為重而實陷且遠之正士之立朝難
哉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
敗降匈奴

青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
軍蘇建前將軍趙信逢單于兵與戰一日

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職雖當斬將然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驃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

封博望侯

按自古名將皆以闔外自專誅賞自出取勝破敵而衛青不敢擅殺一有罪之裨將然亦卒能成功其故何也疏附之臣初受事任則名位尚輕不專則愈輕若夫屢立戰功內有根蒂則事權已重專之則愈重處太重之勢而能謙抑挹損此衛青所以能保其成功也

是時漢此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按漢之賞功費至黃金二十萬金物亦之盛後世未嘗有也然猶不足而至於

買爵贖罪人因賞而得爵因爵而除吏勢必重取於民以償所費而吏治愈隳民生愈困矣故人君欲興師旅先料理經費若業已舉事而費用浩大財既不

可卒辦事又不可中止則不但賞官免罪勢所必然抑且厚征多取無所不至

矣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
感激安安乃治戰具因太子遷欲殺漢使
削二縣安恥之反謀益甚賜與安不相能
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使陳喜
等為反具謝病不朝至是安日夜為反謀
中郎伍被曰可偽為詔徙郡國豪傑於朔
方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
使辯士隨而說之

宗伯集

卷五

十

按淮南衡山反謀皆起於結賓客而奸
人因而誘致之耳然其所為謀者不過
欲詐徙民於朔方以恐動百姓而乘之
以起可見凡征調擾民之事皆民之所
懼奸人因以為資者也若安靜無事或
有事而用之得人行之得法不致大擾
則奸人無以飾其詐而邪謀寢矣

安又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
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
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感以非至按說丞相

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
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被自詣
吏告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到
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
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先自告公卿請
逮捕賜治賜自到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
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死者
數萬人

按武帝之臣惟弘最稱上意而最寵任

黜屢忤上意而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
謀不畏寵任之弘而畏屢賜告外補之
黜何也凡椎魯戇直之人執德不回說
觸忤之中轉有可信在人主面前尚且
堅執更有何利可以牽動何人可以搖
惑若阿諛遷就之人委曲多端就委曲
之中便自可疑在人主面前尚且支吾
變轉後見大利大害豈有不趨避之理
此弘所以見輕而黜之所以見重也人

臣觀此則知所以自處人君觀此則知所以任人矣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天子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宗伯集

卷五

五

按漢武好大喜功有三曰伐匈奴通西域事西南夷伐匈奴意在圖邊境之安通西域意在分匈奴之勢此兩事皆有利害有害有得有失惟通西南夷一事欲求外國之物却勞中國之人有害無利有失無得彼其謂廣地千里威德徧四海夫使中國之民不安其生却要威德徧於海外何用唐太宗有言中國治安

夷狄自服此語可為法也

以霍去病為標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此大將軍矣

按衛霍窮兵黷武貴人論之詳矣然霍去病所以成功者以所將常選故敢深

宗伯集

卷五

五

入以此見兵貴精不貴多也若後世兵不選擇老弱居半至所稱選鋒精騎則又以衣糧之厚輕徇請託則兵安得有
用而將安得成功乎竊謂如衛霍窮征遠討必不可為而其選將練兵則可法也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布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
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
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
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按武帝欲斬一令汲黯乃謂斬臣民乃
出馬言語直戇最易激人主之怒武帝
却默然不為動蓋帝於黯之言未能盡
用而未嘗不優容未能無忤而未嘗加
罪譴世但知汲黯之直而不知有武帝
之明故黯得效其忠悃耳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
請間曰夫匈奴絕和親中國兵死傷者不
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今反虛府庫賞
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於
邊關陛下又以微文殺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
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
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
希矣

按漢受渾邪之降而匈奴始弱亦馭夷
之長策也但因馬不具而欲斬縣令因
貿易而斬五百人則非法之平矣汲黯
直言帝不能用然亦終不深怒忘言直
諫當其合意而容之未難也忤意而能

宗伯集

卷五

五

優容乃難耳此武帝所以稱明主也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集緡
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
索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
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
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
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

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

按武帝造幣鑄錢大畧巧取民財以佐上用而已夫不務省費而多取以助其費費愈多取愈衆而天下之財愈索向使師法文景之恭儉何至困乏若是可見人君欲足國者惟有孔子節用之言大學生財之道而一切權宜衰世之政勿用可也

於是以齊大煮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折秋毫矣

按宋臣司馬光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有上益官而下不損民之理東郭三人皆上愚其君下剝其民所謂甚於盜臣者也此等利臣不用則無以佐目前之急用之則深貽後

日之患善理財者不可不權利害之輕
重而慎之於初也

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
器物又令諸賈入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
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車船者皆有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
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
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宴天子忘食丞相
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
宗伯集
卷三五
生咸指怨之
七

按武帝所議諸法大槩利民犯禁而沒
入其貲財既奪小民衣食之業又長奸
民告訐之風使民既苦於重斂又苦於
重誅安得不思亂也嗟夫當時絕臣如
董仲舒直臣如汲黯皆棄之於外而入
朝奏事至為忘食者乃聚斂刻薄之張
湯湯以一廷尉而天下事皆取決焉蓋
人主好利則朝權必歸於利臣好法則

朝權必歸於刑臣雖有純臣直臣其如
上之不用何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
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
皆為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令去病出代郡青
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
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
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宗伯集

卷三五

文

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
出東道廣自請當單于居前先死青陰受
上誠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
辭於青青不聽

按諸將出塞青自當單于而徙李廣於
別部乃以數奇為辭如以為數奇則不
如勿遣官以前將軍為名而不使當匈
奴青自居其功而陷人於敗地此千古
所為不平也故人君御將惟當論能與

不能不當論數之奇與不奇斯能盡其才矣

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單于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捕斬萬九千級

按衛青以武剛車自環而出輕騎擊匈奴此以壘壘亂之行也故漢與匈奴戰

宗伯集

卷五

九

大畧殺傷相當而是舉縱兵五千斬獲萬九千級則用車戰以全取勝耳後世倣其制而習之亦拒胡馬之便計也

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遂自到廣為人庶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為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按李廣失道不為無罪然以七十老將

為人清廉而致令自剄不無可惜况廣
與食其同為後期不急責食其而獨急
責廣食其力足自贖得免死廣力不足
以自贖即不免於死人亦何苦為廉將
不為貪得貪得既潤身家有罪且可納
贖廉將既甘清苦有罪乃無以贖用法
不平乃至於此是率天下而為貪也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宗伯集

卷五

十

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
長田官吏卒五六十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
然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按漢武遠逐匈奴通渠置田雖於海內
繁費然其雪恥除凶猶足為烈亦以其
時虜騎不如中國強盛而又得名將駕
馭而用之故能成功若夫不度彼己之
勢未見勝敗之機而輕於一決未必有
塞外之勲而先為中原之擾則又不可

不熟計也

五年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按理民治郡之才易得而正言直諫之士難求淮陽即難治然以漢廷多才豈

宗伯集

卷五

五

必待黯而後能而忠謨讜論匡中朝之過舉抑外藩之邪心非黯不可顧不留以自輔而棄之外郡自是神仙土木征伐之事竟無一人敢直諫者而海內幾亂夫端人正士所關於國家者重矣

大將軍衛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

宗伯集卷之三十六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卻湯所厚吏魯
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
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
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摩足趙王告湯大
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奸事下廷尉謁
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
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
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
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
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
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湯不謝
又佯驚曰固宜有

按張湯反覆變詐人也以智術伺意旨
用意旨為法令倚法令作威福竊威福
報恩怨武帝不得湯則無以稱旨旨雖
稱而終為所欺湯不任智術則無以固
位位已固而終為所戮故人主得小人
不如得愚人人臣與其才而詐不如愚
而忠也湯之罪誠足致死但云與賈人
謀事而分受其利却是文致之詞觀湯
死家不過五百金則可知矣大抵以詐

宗伯集

卷三

二

周上終敗於詐以法傾人終死於法非
但人事抑亦天道耳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
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
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
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
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
下獄自殺

按湯之欺詐三長史之傾危皆不能無罪但因湯而盡誅三長史因三長史而下丞相於獄致令自殺則太過矣漢武時誅殺過嚴大臣多不得善終不但非所以存大臣之體亦非所以全國體也如青翟者一罷免足正其罪矣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又之不能得其要領

按張騫招烏孫居渾邪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禦夷之上策也蓋夷狄分則弱合則強匈奴前所以強者併諸小國也後所以弱者渾邪去降昆莫內附也故禦夷之策莫如離之使不相糾聚則易制

矣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
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
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
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
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按漢通西域遣使者賜金帛欲以揚強
漢之威靈適以褻中國之體統古者四
夷未賓萬國致貢然後天子撫而受之

宋伯集

卷五

四

知商之民羗周之越裳是也今彼未嘗
求通而我先遣使宣諭彼從之已為失
體彼不從又復損威後來因慢使匿馬
以致出師遠討塞外益多事而國無寧
息時矣

西域凡三十六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
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漢乃於
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
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羗通之

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六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按漢武置酒泉武威以絕匈奴與羗相通之路雖於中國勞費然自是制禦夷狄之奇策若愛大宛馬而遣使以求之以至後來興師動衆則大謬矣文帝却千里馬之獻而武帝乃至求之外夷相去一何遠哉

以方士藥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宗伯集

卷三六

五

藥大敢為大言虜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也

按藥大欲貴其使者以通言於神仙是明欲官爵也令為親屬待以客禮是明欲尚王也世豈愛爵祿求富貴之神仙欺詐顯然矣以武帝之明而為所誑者

心有欲故耳若人主清心寡欲便是長
生久視之道而奸人亦無以售其欺矣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侯食邑賜甲第以衛
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
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
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腰斬
按藥大以一方士至使人主傾信封侯
賜第尚公主其術必有動人者凡仙人
不常有而術士常有術士無益於人而
往往藉口於仙以欺人主至術窮亦往
往伏法蓋凡在耳目常情之外者未有
不為大奸而為大奸者必先以小術取
信如文成五利之屬足以觀矣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初遣使喻南越王興入朝及王太后治裝
其相呂嘉諫弗聽遂發兵反攻殺王王太
后及漢使者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
兵擊之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按平南越置九郡於漢不可謂不利然在中國民竊盜起則利不勝害也大抵人主有事於外夷最當慎重宣諭之而不聽勢必反叛彼既反叛勢必興師我既興師勢必勞費帝王御夷來不拒去不追豈有遣使喻人入朝者哉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

宗伯集

卷五

七

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駝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駝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按漢武既定南越復平西南夷總之好大喜功難為後法然當時戰勝破敵置為郡縣皆是實事非如後世撫土司之

微過掩山猺之不備輕易動衆誅戮無辜而以為功者也夫抵西南小夷原不能為中國害而常借中國之聲勢但使駕馭得策自不煩兵而定矣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尋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按漢武平南越東越置西南夷為郡縣兵連歲不解竊以為其事與城朔方通西域事同而得失異蓋朔方不置則西域不保西域不保即無以斷匈奴臂而制其命此事之且勞且費而不可已者

也若西南夷不服何損於中國雖服何益於中國此事之且勞且費而可已者也大抵兵事一動則相因而起因南越而興師又因興師而及西南夷與東越是以人至用兵當揆事勢之緩急較內外之輕重而不可執一論也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凡周行萬八千里

宗伯集

卷五

九

按天子巡狩原是古禮然未有為求仙祭山而至遊幸萬八千里者供億之浩繁民庶之擾害可勝道哉穆王以西巡而周衰武帝以東巡而漢敝故人主必端好尚謹巡幸尊居恭默而天下治即不仙而壽不祠而福矣

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

按桑弘羊之術無他端賣爵贖罪及籠天下之利權歸之於上而已賣官則吏治壞贖罪則法紀隳利歸於上則怨結於下故為國取怨者莫甚於言利之臣司馬光謂不加賦而用足其害乃甚於加賦諒哉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先是朝鮮王右渠襲殺遼東東部都尉涉

宗伯集

卷三十六

十一

河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相尼谿參等使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

按漢之破朝鮮固以威聲震動於外亦俟其內變而乘之耳故居股殺餘善而後南越平尼谿參殺右渠而後朝鮮服若夫中無內應前有堅敵懸師遠討而鬪勝負於一擲則不可不慎也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

之功必付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躡死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按漢武雄才大畧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咸得其用亦鼓舞英雄之一端也然天下自此多事士大夫遂馳騫於功名不復知有行檢之可貴所損亦已多矣古帝王之用人必明教化以養之表節行以勵之貴賢而賤詐先德而後藝人

才衆多風俗醇美其視武帝之用舍何如哉人君用人以輔治者當鑒於斯

二年丞相度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按武帝以嚴御下丞相相繼誅死不但傷大臣之體團體亦大傷矣是時九卿

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而有罪却使丞相坐之東漢政事不歸臺閣有災異則使三公當之輕畀以事而重責以罪豈御臣之體哉至使大臣泣涕不敢受印綬則時事可知矣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先是上聞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請之宛王不肯遮殺漢使上大怒且欲侯寵姬李氏乃奔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兵數萬人以程伐宛貳師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

按大宛之役其興師也止為求馬其命將也止欲侯其寵姬之兄意以無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但以軍旅大事不擇人而授之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將之功謬矣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及詔丞相屈薨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

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一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

按戾太子仁恕溫謹原是令德只因令武帝嫌其材不類已皇后太子皆不自露意向便為奸臣窺伺以致江充得行其奸而太子終不能自明以死高祖疑惠帝不類已武帝亦嫌據不類已其始畧相似惠帝無恙而據生變者高祖悟而武帝不悟也

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

按武帝之言不但可以慰安太子其較量時勢斟酌政體無不洞悉真是英主顧父子至親豈有反待外人勸解寬慰之理其詞雖溫其議雖正然有疑而解之不如坦然無疑之為愈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

宗伯集

卷三十一

十四

黨與故太子譽少毀多

按戾太子得百姓心而反以生嫌者始於多毀所以多毀者以不便於深刻邪臣耳彼邪臣以巧心持讒說使太子受其毀而不知武帝入其術而不覺景帝因郵都廢臨江王事亦類此自古專用酷吏者不但殃民壞法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人君用人可不審哉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

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按戾太子貌有泣涕佯作笑語可謂孝矣武帝知常融之譖而誅之可謂斷矣以明斷之父仁孝之子而終不能不問

宗伯集

卷之三

五

於邪臣之口甚哉讒言之可畏而佞人之當遠也常融已誅而蘇文復行離間除惡不盡復生亂階皆始於父子相見之疎是可為戒矣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

按巫蠱之獄起於女巫巫入宮中女巫得

出入無禁者以武帝好之也神恠者愚人所易惑而呪詛者人主所最惡矯誣者既藉禱祠以惑人心傾陷者必藉呪詛以動主聽自古大獄大亂多始於此是以人主端好尚以絕欺詐之原嚴出入以杜官闈之釁則異端無所售其術而奸人亦無所藉口矣

上嘗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初江充為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太

宗伯集

卷三

六

子坐廢上拜為直指使者嘗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謝不聽遂白奏威震京師

按武帝使太子多通賓客以致異端雜進於諭教太子之道謬矣蓋太子只當早令就學而不當別為立苑只當早置師保而不當多通賓客師保不置則心志無由而開明賓客雜通則奸邪因之而誘引是以善教太子者必使之親正

人聞正言見正事則蒙養端而奸邪杜矣

充見上年老恐宴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按江充恐為太子所誅遂造巫蠱之獄誣告而死者數萬人因此數萬人以漸及後宮因後宮希幸者以漸及太子至使親父親子不能自明奸人之術誠巧

宗伯集

卷五

七

而禍誠烈矣彼其初奏沒太子車馬不過欲藉以聳主聽而立奸威業已成隙則其勢不能中止構成危機乘帝之疑心而入當其始父子相見之跡本無他意奸人窺見形跡妄測意向遂開釁端及釁之既成而帝亦不能保其初心矣故人主凡事當慎於始也

充因見宮中有蠱氣上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按誣蠱之獄事無質証跡在影響奸臣之所託而孝子之所難自明者也宋世子座梁太子統皆坐是以死然使人主以理斷之亦無難見彼曾奏沒太子車馬不有風嫌乎彼未嘗入宮中何遽知宮中有蠱氣乎帛書木人即是宋伊戾之故智臨時自埋而自發之耳以武帝之明而為所欺何也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窮治其姦詐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

夫江充陷害太子事未實也石德乃導之以矯制發兵之說則真反矣自古禍變多以奸人激之以亂人成之武帝以奸人將命以亂人傅太子父子反疎而

奸人亂人者及相近故其禍至此向使太子得朝夕繼見以端良之臣傳之自能銷釁於未萌即使有釁亦能委曲調護不至生亂矣

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容詐為使者收補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厩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

宗伯集

卷三

先

卒

按江充雖以使者治巫蠱獄未有詔罪太子也而充遂敢急持之者素見上待太子疎耳太子欲見而為江充所持武帝欲召而為使者所欺父子之間却被奸臣間阻欲一言自明而不可得悲哉上下隔絕之為害也

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

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
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
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按武帝謂太子懼且忿故有此變得其
情矣當事之初起太子一見可明武帝
一招可定天下事當徃徃易處之時而
儒怯之臣却張大其事以欺朝廷以致
坐失機會決裂難收耳目所及尚如此
而況千里之外乎故人主聽言不可不

宗伯集

卷五

二

審也

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
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
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
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引兵鼓四市
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
日死者數萬人

按戾太子之詐以病困為辭武帝輕出
都城而居甘泉故致有此向使帝在長

安江充未必敢急持太子即持太子亦
可以自明即使有變亦無所藉口以號
召其衆矣蓋由父子隔絕故奸人藉巫
蠱為傾陷之具君臣隔絕故太子得藉
病因為反逆之名惟人主慎起居杜巡
幸君臣父子情意流通則詭詐之謀無
由成亦常之變無曰作矣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
書曰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宗伯集

卷五

五

間闕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命以迫斃太子造飾姦許羣邪錯繆太子
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
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
心惟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
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
按武帝盛怒廷臣無一人敢為太子訟
寃者而獨出於三老之口廷臣有慙色

矣漢家有二大事皆決於田野之老高
祖得四皓而太子之位始定武帝得三
老而太子之寃始自然與其有三老之
辯明不知有四皓之調護也

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嘗賣屨
以給太子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
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按戾太子誠不能無罪然為奸臣所誣
急而至此名戾之論得其情矣武帝

宗伯集

卷

三

業已心知其寃便當明布詔令却乃遲
留不決以致太子自經皇孫遇害後雖
作思子之臺行亦徒事武大抵武帝其
始無疎太子之心而有疎之之跡故奸
臣得因而潛窺其後有赦太子之心而
無赦之之詔故廷臣無由而將順是以
明主之意肯不當使人微窺之言動當
使天下明見之則奸臣無所因而窺伺
廷臣有所奉而遵守矣

卷終

